

曲詞雙絕

胡文森作品研究

黃志華 著



曲詞雙絕

胡文森作品研究

黃志華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目錄

記父親二三事	4
引言	7
第一章 胡文森小傳	9
第二章 旋律創作初探	19
創作模式	
別樹一幟的乙反調創作	
粵曲風格創作的樂感營造	
注入西方元素的時代曲創作	
流傳廣遠的三首歌曲	
第三章 曲詞管窺	55
創作限制	
粵曲作品的大膽取材	
粵曲曲詞的修辭技巧	
諧趣流行曲詞	
緊扣劇情的電影曲詞	
流行曲詞代表作	
第四章 手稿整理	91
手稿中的電影歌曲	
手稿中的粵曲作品	
手稿的其他問題	
附錄一	胡文森旋律創作集 107
附錄二	備考作品 145
附錄三	作品蒐集來源目錄 149
附錄四	胡文森兩位姊姊陳皮梅、陳皮鵬軼事 165
附錄五	胡文森手稿 169
結語	259
鳴謝	262

記父親二三事

跟黃志華先生之前並不認識，直至 2007 年初黃先生在《信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花獨香、眾花凋零〉的文章，慨嘆今人對粵曲粵劇的撰寫人，只認識唐滌生一家，其餘在五十年代赫赫有名的「曲王」吳一嘯、「曲帝」胡文森和眾多樂壇的前輩大都茫然不曉。我的老同窗「香港蘭亭學會」幹事陳琪丰恰巧拜讀了這篇文章，認出我父親的照片，轉折找到了黃先生，介紹給我成為朋友。一次碰面時黃先生透露正在給先父做研究，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一書，我十分感動，一直期待它的面世。本月黃先生送來了書稿，看罷回想起一些童年舊事和母親的敘述，故在這裡不厭繁瑣記錄一下。

祖父的元配和繼室共生了十二個兒女，我父親是長子，排行第四，為元配所出。父親在生時跟祖母和幾位叔叔同住在西環堅尼地城學士臺一棟舊房子的二樓，四個小室，一個家庭分派一間，浴室和廚房則共同使用。我家人口眾多，五個孩子男女交叉排列，首尾都是男生。男的屬「應」字輩，分別取名剛、毅、勤；女的無族譜依歸，用上了「婉」字，取名嫻、媚。為了減輕負擔，婉嫻長期住在姑母陳皮梅（胡淑英）在北角渣華道的公寓，其餘六人擠在大約十平米的房間裡。房間僅能容納兩張床，兩個小衣櫥和一張工作桌子。家裡地方狹窄，人多聲雜，故唱片公司會為父親在酒店訂下長房以便寫作，看似十分禮待，其實也有現實的考量在內。

父親工作經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餐，與我們相處的時間很少。他一生勞累，要維持七口的生活，只得十分辛勤地工作。黃先生估計先父作品超過三百首，相信他之所以如此多產，一方面是個人對音樂有濃厚的興趣，

一方面也離不開生活逼迫，需要多賺點錢。父親不知是否為了獲取靈感，抽煙頗為厲害，加上晝夜顛倒，工作量大，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結果英年早逝。

家母叫陳梅芳，仍然健在，今年接近九十歲了。母親年輕時念過聖保祿英文中學，取洋名 Rosaline，在當時頗為西化。父親原是母親的鄰居，住在灣仔海旁，近水樓台，每天借故造訪，漸漸稔熟起來。父母感情很好，母親經常隨父親出埠或到歌壇探班，母親提及在上環「添男茶樓」和廣州「愛群酒店」的歌壇出入較多。藝術工作者並無固定收入，生活頗為拮据，母親因此很反對我們接觸音樂，結果子女五人沒有一個秉承父業。婉嫻習唱粵曲（藝名「藝笙」），是很後期的活動，母親已不作監管了。

父親去世時我才八歲，給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模糊。記得有一天，我下課在家正在無聊，父親見我一個人可憐兮兮的，拖了去吃西餐。我吃得津津有味，發覺父親並沒怎麼進食，當時不以為意，後來從母親處知道，每逢外出吃飯，父親都是淺嚐即止，把食物全留給孩子們，才恍然大悟以我們的經濟條件，他是捨不得吃！到了自己當上了父親，對這種心情有更深刻的體會。

父親有專用個人稿箋，去世後家裡還剩十來疊，我們拿來作草稿紙和圖畫紙，一直在手邊二十多年，後來所餘無幾才懂得收藏起來。小時候家裡還存有不少父親的手稿，每份對摺齊整地用橡皮圈一疊疊紮起來，存放在跟水果販要回來的箱子裡，很可惜後來在搬家時慢慢丟失了。父親的遺物還有一長方石章，楷書刻上朱文「胡文森」三個字，初中時我少不更事，把它磨平改刻了方閒章，原章刻字只留在蓋過的書本上。我很遺憾不懂得珍惜先人的遺物，幸好香港中央圖書館還存有他的手稿四十多首，給歷史保留了點見證。

閱讀黃先生的文章，猶如翻開一本家庭老照片集，父親的事跡躍然紙上，父親的作品洋洋大觀。黃先生對作品的旋律和曲辭有精闢入裡的見解，對曲目的日期出處，櫛比鱗次，下了不少工夫。我家上下都很敬佩黃先生，花了那麼大的精力去研究今天社會認為是小眾興趣的題目。這份研究，熱情而專業，讓志同道合者得到更多粵曲研究的資料，讓我輩後人得以重溫先人的韻事。

胡應勤

2008年6月19日

引言

認識一個人，總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筆者對胡文森這位粵語音樂文化奇才的認識，亦是這樣。從八十年代初至末，筆者一直從事香港中文流行歌曲評論工作，那時偶然會見到一些粵語流行老歌，作詞者是胡文森。當時對於這個名字，能想起多一點的，就是他是來自粵曲界的，卻毫不知其為「奇才」。其後，1990年底，第十三屆亞洲藝術節舉行了一系列名為「粵歌雅詞六十年」的節目活動，有系統地介紹了四、五十年代香港三位粵曲撰曲名家：王心帆、吳一嘯和胡文森。通過這次節目活動，筆者對胡文森的認識是大大加深了，至少知道他原來有「曲帝」的美譽。

到了九十年代末，為了撰寫《早期香港粵語流行曲（1950-1974）》這本書，又很着力的找尋了好些胡文森的生平資料，奈何條件所限，對所得的很感不足。其後，到了2004年9月，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管色清商——香港音樂文獻徵集藏品展」，在展覽裡見到好些老一輩粵曲撰曲家的手稿，經當時的藝術資源中心館長鄭學仁先生介紹，才知道香港中央圖書館藏有四五十份胡文森手稿，實在是很珍貴的文獻。

至2005年尾，筆者開始萌生決心，要好好的找機會去全面研究一下胡文森的作品，包括有系統地整理他的手稿，寫一個力求詳盡的生平小傳。這當中的目的，其一是為了讓自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早期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狀況，其二就是眼見香港老一輩的粵曲撰曲人的作品與生平，向來都缺乏整理，只有一兩位名字最響噹噹的如唐滌生、王心帆，資料較豐富和齊備，於是筆者這粵曲行外人，不辭淺薄，順便為保存香港粵曲文化盡點綿力。

這項計劃喜獲香港中央圖書館和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鼎力支持，前者代筆者洽談了版權的事宜，後者以財力資助研究和出版，非常感激！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做出了小小成績，而對胡文森的創作成就，是更了解和佩服，真是非「奇才」二字莫能貼切地稱呼他。事實上，通過今次的研究，發覺胡文森不僅是粵曲曲詞寫得出色，他寫的音樂旋律，優秀的也很多（因而筆者是次不自覺的把研究重點放在他的旋律創作方面），而以當年的水平，他創作的電影音樂、填的粵語流行曲詞，都絕對是一時之翹楚。不過，只恨自己才識粗疏，加上時間有限，這次研究的結果其實有很多不足，只能算是拋磚引玉，讓大家初步認識到這位「奇才」的多方面才華，期待以後能有專家作更深入的探討。正由於想拋磚引玉，所以書裡盡量羅列筆者見過的胡文森作品的資訊，俾方便後人研究。

要感謝簡慕嫻女士和三聯書店的編輯陳靜雯小姐，二人對拙書稿都給了很多很有益的意見。

今年適逢胡文森逝世四十五周年，謹以此書向胡前輩致以最深的敬意！並謝謝其後人的幫忙，使本書的許多細節豐富不少！

胡文森¹，著名粵曲作曲及撰詞家，有「曲帝」的美譽。生於1911年4月17日（農曆辛亥年三月十九日），順德大良人。戰前即已婚，其妻子估計生於1920年²。曾在英文書院唸書³，年輕時當過教師⁴。胡文森的父親是典型的書塾老師，因此他從父親處所得的國學修養十分豐富。有關胡文森的國學修養，我們可在麗聲唱片出版的一張粵曲唱片《香草美人》⁵（芳艷芬、任劍輝合唱）得到印證，該唱片曲詞紙上有胡文森寫的序言：「女媧遺石，日久通靈，自愧遺才，時興怨艾，警幻仙錄為神瑛侍者，憫靈河之岸，絳珠仙草之將枯，朝夕臨之以灌溉，枯草幸獲重生，遂惹下一段塵緣，同謫凡間，清還淚債，香草美人，情感幻石，是幻歟，抑是真歟」。觀此序言之行文，即可見胡文森國學修養之深。事實上，他十分喜歡看書。

胡文森兩位姐姐，在1930年代是著名的粵劇藝人，藝名陳皮梅（原名胡淑英）、陳皮鴨（原名胡淑賢）。陳皮梅更曾拜過薛覺先為師，獲譽為「女薛覺先」，而陳皮鴨也一直在粵劇界獻藝，演丑生，走馬師曾路線，獲譽為「女馬師曾」，陳皮鴨之夫婿是廣州音樂名家羅寶瑩。有此家學淵源，所以胡文森很早就懂得粵曲粵樂，唱得一兩句⁶，並學習小提琴（也會玩二胡，但相比起來，小提琴玩得較多⁷），造詣甚佳，對拍和之事甚在行，只是未足以當粵劇樂隊的頭架⁸。又因為有國學基礎，遂興致勃勃嘗試撰曲，不久，便無師自通寫出似模似樣的曲詞，交予歌伶試唱，其後技巧愈來愈純熟，邀他寫曲的歌伶漸多，再過一段日子，更獲唱片界注意而聘他撰寫唱片曲⁹。

現時有年份可考的胡文森粵曲曲詞作品，最早乃1935年寫給小明星演唱的《夜半歌聲》¹⁰。此曲曲詞開端調寄《平湖秋月》，起句「蟾華到中秋份外明，柳絲向榮……」曾受議論，認為秋景與春景同見，不大妥當¹¹。但



曲帝胡文森。

無論如何，這作品成了小明星的名曲，傳唱不息。小明星在 1942 年 8 月 24 日（農曆七月十三日）去世後，在悼念小明星的粵曲作品裡，有一首《星隕五羊城》，開始的一段就是把胡文森這《夜半歌聲》的整段《平湖秋月》唱詞搬過去，以引起聽者對小明星的印象和思念。

胡文森一生所寫粵曲無數，粗略估計，應在二百首以上，但皆以歌壇粵曲及唱片曲為主，後期也有寫電影用的及電台用的粵曲，但從未寫過在舞台上演出的粵劇劇本¹²。五十年代初，他曾是幸運唱片公司的撰曲主任，也儼然成為該公司的「御用」撰曲家，今存幸運唱片公司的唱片，過半數是胡文森的作品。胡氏的粵曲名作，不能勝數，而據知，他是率先用中詞填入西洋小曲的粵曲撰詞人¹³。胡文森非常愛看西片¹⁴，並且不時以西片故事移植到粵曲中去，如徐柳仙的名曲《魂斷藍橋》，便是據同名西片故事所創作，還把該西片的插曲《Auld Lang Syne》填詞，用於這支粵曲。據黎紫君生前所指出，胡文森的一闕粵曲《魂歸離恨天》（現存有的錄音是女薛覺先、上海妹合唱的版本），則是從荷里活於 1939 年拍的同名



徐柳仙的《魂斷藍橋》。

著名電影移植過來的，該影片由羅蘭士·奧莉花·瑪莉·奧勃朗合演，是由名著《咆哮山莊》改編的¹⁵。其實，在黎紫君所撰的胡文森小傳，也有說到他的：「喜閱西片，以能啟迪思潮，且插曲不乏佳作，堪為小曲之需，自可因利乘便。」

胡文森所寫之粵曲，並非全是郎情妾意，亦有慷慨激昂、諷刺時弊之作，如徐柳仙唱的抗戰粵曲《血債何時了》，小明星唱的抗戰粵曲《人類公敵》，又或靚次伯、羅麗娟合唱的，寫文天祥一心報國的《忠義撼山河》，又或是梁無相、梁無色合唱的，諷刺貪官的《介之推》等，都是很有特色之作。

除了撰寫粵曲，胡文森為香港的電影貢獻亦良多。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便開始為電影寫插曲，第一首插曲估計是為喜劇《金屋十二釵》寫的，該片首映日期是1937年1月14日。戰後，電影公司找他寫插曲或負責配樂者日多，其中不少粵劇電影，他更負責撰寫主題曲曲詞、配樂，以至編劇，從現有資料可見，他參予的電影超過一百二十部。其最後遺作

是1964年6月10日首映的《密碼間諜戰》，他任「撰曲」，影片上映時，他去世已幾近半年。由於胡文森多才多藝，在好些電影裡，他會親自當音樂員，而在《富貴似浮雲》（1955年5月19日首映）裡，他還當西樂領班，同一影片的中樂領班是盧家熾。

胡文森所創作的電影歌曲，最值得稱道的是《蝴蝶夫人》（黃岱導演，張瑛、梅綺合演，1948年9月30日首映，為香港第一部三十五毫米彩色電影）裡的兩首插曲《載歌載舞》和《燕歸來》，兩首歌曲都是由「曲王」吳一嘯先寫詞，再由胡文森譜上曲調。「曲王」與「曲帝」攜手合作寫歌，是很罕見的事情，而這兩首作品，竟然都能廣為流傳！《載歌載舞》這首歌，粵樂界曾把它改名為《南洋小姐》，錄成純音樂唱片，屬「跳舞音樂」，演奏者為呂文成（高胡）、梁以忠（三絃）、林浩然（鋼琴）等，據稱曾風行一時。後來《載歌載舞》給另填上歌詞，取名《賭仔自嘆》，給鄭君綿唱成了粵語流行曲的經典。《燕歸來》則成為粵曲裡常拿來填詞的小曲，並有《三疊愁》的別名，近年高胡演奏家余其偉把《三疊愁》與王粵生寫的《絲絲淚》（可能因為兩首曲子都是以乙反調寫成的）串在一起，成為經常演奏的曲目。

此外，由胡文森填詞的電影插曲《飛哥跌落坑渠》（電影《兩傻遊地獄》的插曲，於1958年9月3日首映）、《詐肚痛》（電影《分期付款娶老婆》插曲，於1961年4月27日首映），也流傳久遠，即使到了新世紀的今天，年輕一代亦往往會聽過這兩首歌曲名字。

在伶影二界，胡文森的名字都是如雷貫耳。據幸運唱片公司負責人伍連昌的憶述，當年唱片公司會為胡文森在位於新界的酒店訂下房間，讓他在那裡專心撰曲，於此可見胡氏受唱片公司的器重、尊敬與優待。

作家吳其敏當年曾有短文記述胡文森為伶影界中人「爭奪」的趣事¹⁶：

「李燕屏在歌國中，以兼擅表情出眾、遇歌意之富香艷內容，或與男人對唱，而為打情罵俏者，尤曲盡騷情魅趣，博人掌聲。昨天李約胡文森度曲，黃岱亦欲挽胡渡海配樂拍戲，兩人在大酒店中，展開一幕胡文森的爭奪戰。李七彩錦袖，七彩頭巾，海虎樓下露出一對西裝褲管，舉步搖搖，而寶紅琉璃珥，白水晶髮結，尤多添幾分顏色，一杯相對，黃岱只好撤兵。」於此可補一筆，當時粵曲撰曲行家有一個用以碰頭聚首的常駐地點：彌敦酒店的 401 號房，胡文森經常在這個長開給他們的房間出現。

五十年代開始，唱片公司開始有意識地推出粵語流行曲，胡文森躬逢其會，也創作了一大批，有些純為唱片所寫的，有些則是電影歌變為粵語流行歌曲。在這個領域，較為人熟悉的是他填詞，鄭君綿主唱的《扮靚仔》，而胡文森一手包辦詞曲的《秋月》，由芳艷芬灌唱後，流傳也很廣，七十年代有鄭少秋重唱，2000 年後亦有鄭錦昌重新灌唱。值得一提，在芳艷芬灌唱的《秋月》版本裡，歌曲引子中的小提琴旋律，是由胡文森親自拉的。《扮靚仔》與《秋月》，一鬼馬通俗一文雅，就如後來許冠傑的《鬼馬雙星》與《雙星情歌》那般，卻先行了二十多年。再說，胡文森在五十年代，創作力也很強，現在能搜羅得到由他包辦詞曲並以流行曲風格寫成的作品（以粵曲風格寫成的數量就更多了），就有七首之多，可能是當時數量之冠！

雖然胡文森一生創作成果豐盛，也曾主理過歌壇（先是香港淪陷後在廣州，及在香港光復初期，中環先施公司的天台），但收入很不穩定，是所謂的三更窮五更富，家計維持不易，是以其次女曾長年在陳皮梅的家中生活。據胡文森的幼子回憶，小時候曾想學琵琶，但其母不允許！抗戰期間，胡文森一家曾居澳門、廣州兩地，戰後曾在西環學士台居住了多年。由於家居環境不算寬敞，胡文森很少在家中練習樂器。



胡文森曾為多部電影配樂，《血染杜鵑紅》是其中之一。

長年為伶影二界的曲詞創作付出緊張而過量的腦力勞動，胡文森患上了肝病，不時復發。1963年末，胡因肝病再次復發，需要住院，於同年12月14日（農曆癸卯年十月廿九日）晚，終告不治，病逝於瑪麗醫院，只五十二歲多的壯年，便離開人間。遺下三子二女。由於太太及子女對戲曲與音樂的興趣不大，所以胡氏去世後，手稿的散佚是不少的。

在1963年12月16日的《華僑日報》娛樂版，報導了胡文森去世的消息，標題為：

「《柳絲向榮》作曲者

胡文森肝病逝世

扭臟扭腸生前灌輸曲藝界

推心瀝血死後空餘幾首歌」

至於內文，則對胡文森的生平有如下的簡短回顧：

「胡文森生平致力編撰曲詞工作，尤精於中西樂譜，其成名傑作很多，例如小明星的《風流夢》和《夜半歌聲》，紅線女之《佛前燈照狀元紅》及芳艷芬、任劍輝合唱之《紅菱血》及《香銷十二美人樓》等撰片（疑為手民之誤，估計是「唱片」）名曲，都出自胡氏撰作。年前因積勞成疾，最近肝病復發，在極度治理下卒告不治，伶影友好界聞耗，咸表惋惜。

胡氏為人豪放，不事積蓄，目前環境平常，遺孤有三子兩女，由於他平素與伶影界人緣甚好，預料屆時臨場執紼者，大不乏人。」

1990年，報界名宿黎紫君，為了第十三屆亞洲藝術節所需，曾為胡文森撰寫小傳如下：

「曲藝界奇人胡文森，順德大良人。父為典型塾師，以故所獲國學甚豐，兼習洋文。性耽樂曲，執教鞭外，燕居唯樂曲是務。以時代趨新，銳意研習梵鈴，更刻苦追求撰曲之道。喜閱西片，以能啟迪思潮，且插曲不乏佳作，堪為小曲之需，自可因利乘便。又以個性富革命性，作品中遂有多借古喻今，為吐不平之氣。此類新意粵曲，不期為知音所接受，所灌唱片曲作，乃多現實品質。而電影方面，插曲亦多，堪與吳一嘯媲美。人但知胡氏撰樂曲，固不知彼為藝壇世家。兩姊陳皮鴨、陳皮梅，昔嘗享譽全女班，邇年陳皮鴨已逝，陳皮梅旅居美國，餘各妹亦故。婦陳氏女，美而賢，育三子二女，僅一女藝笙能歌平喉，為業餘佼佼者。胡氏一九六三年赴修文之召，年五十三。」

1. 有關小傳撰寫的說明：

胡文森生平的資料，向來不多，筆者做本研究期間，雖曾與胡文森的兒女聯繫過，但他們表示其父去世時年紀尚小，對父親的記憶非常模糊，未能告訴我太多有用的資料，甚至是照片，亦只存稿紙上所見到的那一幀。仍健在的胡老太，年